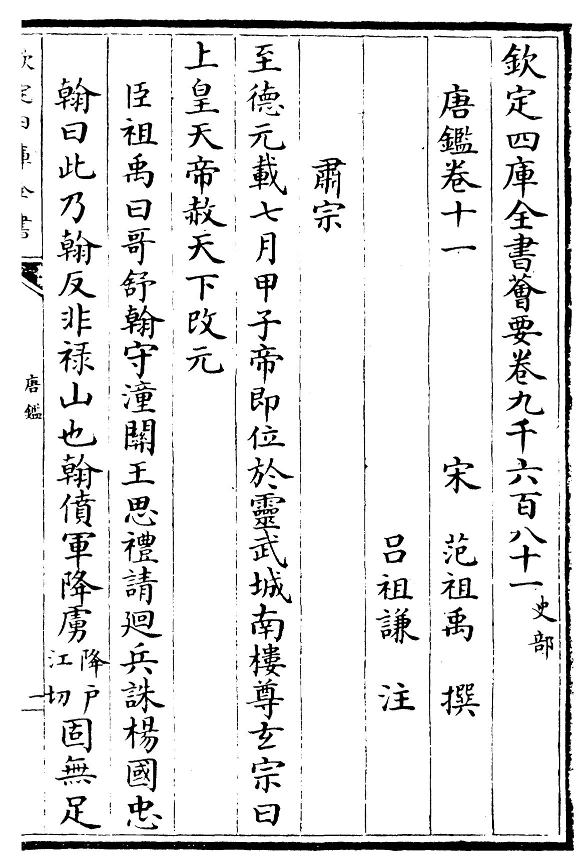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

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降戶江切）固無足

道然其言可為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

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爲先史趙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使相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絶以比唐家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草中為莽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琯烏官切喜賔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

言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踈之琯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叅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

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琯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

字下同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夫差擊越敗之

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女音汝嘗膽言嘗苦其飲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茍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維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

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攝音下同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

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者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

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掎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也倚靠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黄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黄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

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太上還西内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且

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緦麻三月服放飯流歠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歠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

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内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内惟其有信與義而已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况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為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也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丈切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

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姦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

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

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

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殿丁練切軍後曰殿

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謡讖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

安不去之恐為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馳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

峘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略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陽制於陰剛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所建為數音疏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更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

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覡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

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

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

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絶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

格葢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

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

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兖王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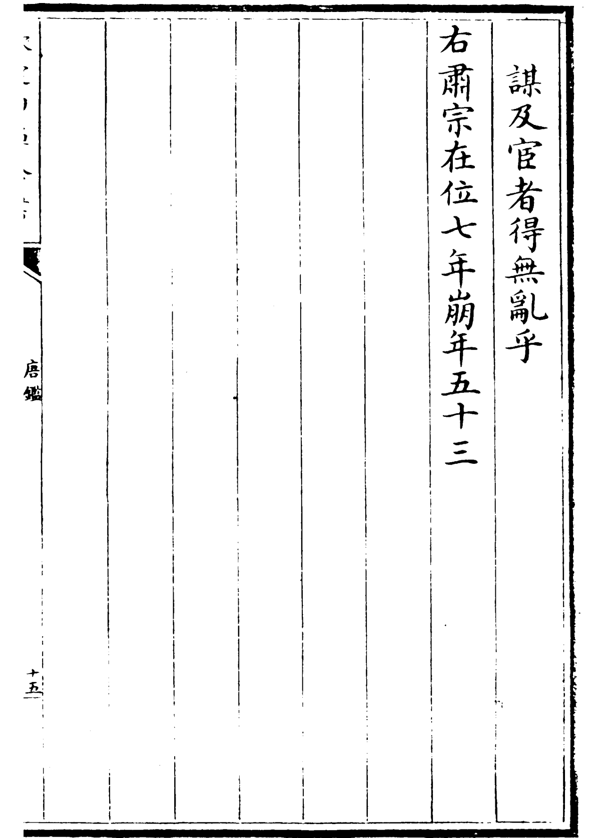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隷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殁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吕諲諲音因淮西王

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音戎 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渠勿切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茙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趨同 瑱以兵逆之逆迎也 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

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莪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莪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莪篡奪之謀使莪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爲愈也跋扈强梁之稱扈音戸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



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十一

唐鑑卷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謙 注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

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

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絶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

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

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陜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

怨（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怨）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譊巧得行於其閒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

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逺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也稔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客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

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音屈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吴以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孟離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吴女去聲齊與吴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

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寳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寳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寳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寳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内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内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夙沙衛殺馬以塞道

而殖綽郭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以宦寺敗國喪師喪去聲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寛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已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婁云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度徒諾切）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青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憫也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滉判度支故云掌邦計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

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户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爲欺一也明於疎遠而暗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恠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貀貀女猾切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

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内聞風震慄以為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賛至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

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
貲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
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黄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
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
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
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

而授之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中護軍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巳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慤之

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為之而與天

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傳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剥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謚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德宗

帝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賍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賍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賍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

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聲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

封事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

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

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

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顧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覬滔黙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兾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束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兹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勅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中

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交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已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己而已矣人君茍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賔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

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内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歛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借商之事可見

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寛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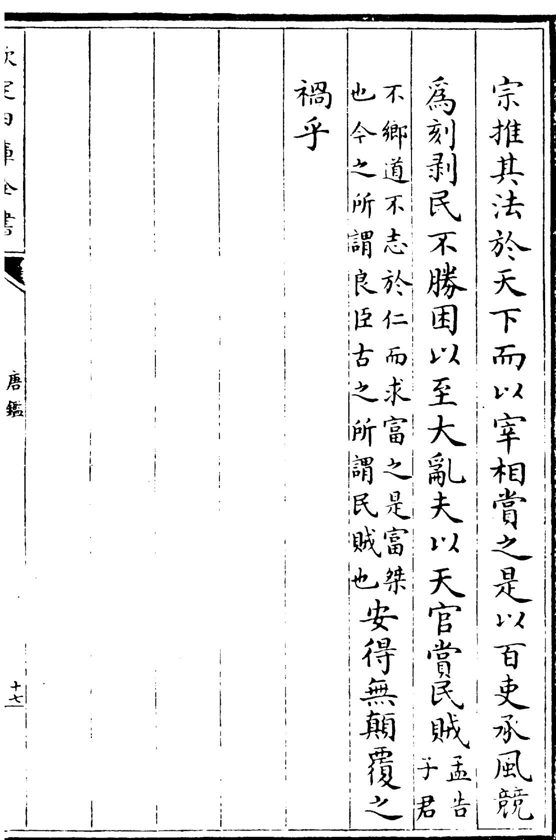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德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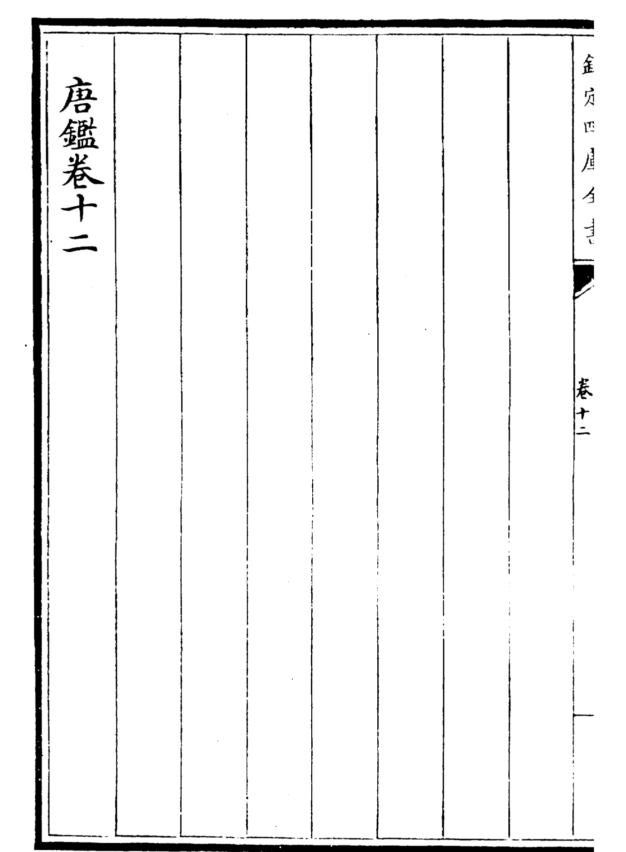
以寛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勵精治道

揔萬幾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


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子告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唐鑑卷十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
謄錄舉人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十六

三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唐鑑卷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二

四年正月闗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平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偽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

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顔真卿對曰真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為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闗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顔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也暴露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沔彌兖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粮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賛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

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註）德宗有

平一海内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歛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内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紓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榦顛瘁矣又曰人揺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宫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内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税則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寧人心不摇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為病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仆音赴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唯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説其豪傑曰秦為亂政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

隋伐突厥髙麗而楊玄感亂不相師令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

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内患民疲而本揺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

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叚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以逆周

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為固也後世茍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

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師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

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

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戸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决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

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綺切偏引也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

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鸞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吴溆没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

宰相謀國乖剌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疎斥之踵足後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

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滅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覘廉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音跨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

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郎曷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既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

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

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王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唐鑑卷十三

唐鑑卷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鄉音向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

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䧗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句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畧曰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

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説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

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賛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帝頗采用其言為如字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已見上卷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

聽從曽無一二臣故剟其大畧剟丁活切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賛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

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遂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盖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悦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倘使臣依阿茍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
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
等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
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
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
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
請求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田互則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糅音揉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辯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辯明寧蓄諸心晻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當樂其所以亡者_{當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内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揚至孝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以交修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謂說曰汝交修予罔予棄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貽我也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

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為

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早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

論説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令已於一所

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

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冐險遠來赴

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

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役志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懐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宇同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懐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

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

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恱贄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易師卦下同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已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内人贄上奏以為令巨盜始

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珹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

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

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詰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来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来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

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皐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聲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

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云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

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刼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

珹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賛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髪為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為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帝以延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尉中書令勲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為用

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刼盟渾瑊

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伐其竹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賛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慚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

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賛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用善不明用心不剛傳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

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己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

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部國大長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邲)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一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

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頼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争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上同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

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巳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唐鑑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五　史部

唐鑑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

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

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註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歛不相盧杞

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謂紂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畧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

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益自以愈疑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遥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剽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捂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

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别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别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

随盡呈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别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閲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巳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别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令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迴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歛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大學記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葢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

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畧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為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簒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

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偪音逼 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禮記禮運所以致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 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葢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

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

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葢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纊音曠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賤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

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

大東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盛緯器毛氏云空盡也

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羡餘羡延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别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

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譖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嘿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

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狡姦也音絞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猶責人以備憬其為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揺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别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

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

矣豈得遂黙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揚重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顔淵黙婁四皓韋元城有待而為之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塲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

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罪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歛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

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賛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益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懲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愈歛政吏驕惡楊先知政吏紀綱大壞德之不進驕惡三勤也

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九月以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賛德宗猜忌刻薄彊明自任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

副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

有德君子宜居是鄉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楊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為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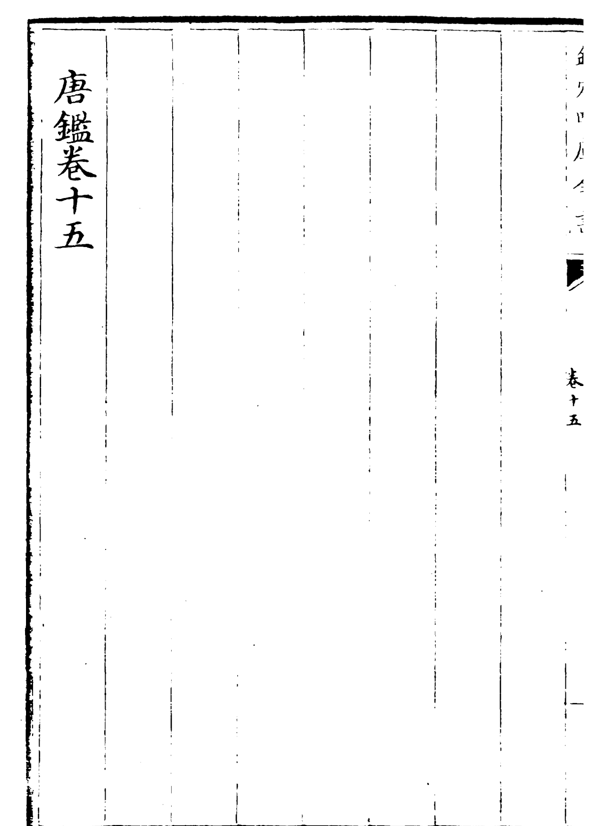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

實狡險捂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欵狎往往間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已而惡人之違已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異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丑阨窮而不憫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

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唐鑑卷十五

唐鑑卷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倉回切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

謂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下嫁之期辛已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

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使去聲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

市共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棄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畧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註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剥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乗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遂自殺帝聞而異之

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
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
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
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
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
賛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二十語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也蠹蟲傳之也蠹音妒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童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鬲也心下為膏楊曰此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

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塲愛厚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

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於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聲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

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宙因討吴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刧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德宗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王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有天下之勇孟梁惠王文王之勇文王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

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

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晉國語晉世家史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

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烝民詩曰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又音奇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剥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

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悦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瘞居厲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烏故切）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宫娱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甞欲諫宫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周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知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弈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産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

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葢亦勿思園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尊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晧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晧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晧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晧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

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

爵賞人主之柄也前韋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蒼猝與倉卒同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

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名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

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宫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没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書即遺詔也）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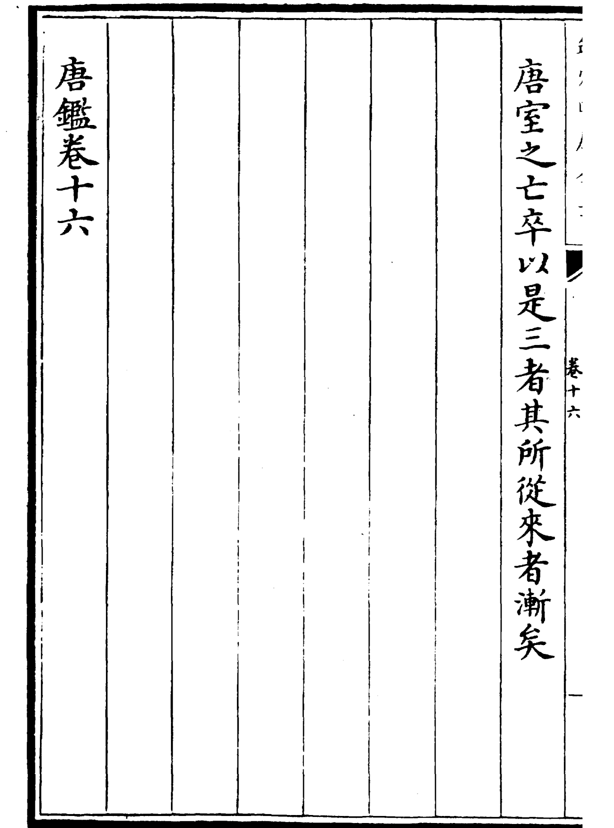
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安國云彌留久留也中外隔絶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名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

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説見史秦紀及李斯趙高傳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粃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貞亮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財

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稅屋間架筭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公孫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十六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李騆
謄錄舉人臣張昱